

# “爸养我小,我养爸老”

——“豆芽女孩”婷婷辍学报恩牵动爱心

□晚报记者 王丽丽/文 朱海龙/图

## “床太矮了,爸站起来不方便”

“这床太矮了,我爸站起来会不方便,我舍不得让爸一个人住在这……”10月27日中午,在鹿邑县马铺镇的敬老院内,婷婷拉着养父完颜勤祥的手泣不成声。

为了能让婷婷安心读书,鹿邑县乡政府及县妇联等部门进行多次协调与配合,完颜勤祥当天就顺利住进了马铺镇的敬老院,一切费用全免。

虽说养父的一日三餐有了保障,也有了住的地方,但细心的婷婷一进门看到对面的床铺后就泪流不止。记者感到疑惑:“这么好的条件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婷婷说,家里的床比敬老院的高,多年来养父已经习惯了,养父又患有高血压,她担心养父站起来时不方便,因此一定要留下来照顾养父。

行动不便的完颜勤祥则在女儿的搀扶下一边哭,一边嘴里念念叨叨。由于完颜勤祥身患偏瘫,吐字不清,记者听了半天,才听懂他一直念叨的原来就是最让他牵肠挂肚的一件事——“让我女儿上学去”。

“养父好不容易把我养这么大,现在得了病,生活不能自理,我如果去上学就没人照顾他了,我哪也不去。”婷婷伤心地说。

见婷婷的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往下落,县妇联主席郭艳芳上前安慰一番,并主动留下电话号码,嘱咐婷婷一旦遇到困难可随时与她联系,她会及时提供帮助。“我们会一直关注婷婷父女俩,一定要帮婷婷完成学业。”郭艳芳说。

在大家的劝说下,婷婷才一步三回头地离开。

## 豆芽筐里长大的女弃婴

当天,记者来到了马铺镇完楼行政村完天庙村完颜勤祥的家里。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破小土房子,

**核/心/提/示**

13年前,48岁的鹿邑县马铺镇完天庙村的完颜勤祥在去卖豆芽的途中捡到一女弃婴,并为其取名叫完颜婷婷。家境贫寒的他靠卖豆芽艰辛地把婷婷抚养到13岁。去年,完颜勤祥不幸患了偏瘫,生活不但不能自理,家里也失去了唯一的经济来源。懂事的婷婷虽说学习成绩优异,但她毅然辍学,决定在家照顾养父。

今年大学毕业的段玲玲得知完颜婷婷父女的遭遇后,深受感动,想把婷婷接到家里照顾她。段玲玲的想法得到了父母的赞同。然而婷婷却担心养父无人照顾,拒绝了玲玲的好意。

为了让婷婷没有后顾之忧,继续求学,市文明办、市妇联以及鹿邑县妇联等多部门紧密配合,于10月27日把完颜勤祥安排进鹿邑县马铺镇敬老院,婷婷也来到周口市川汇区段玲玲的家里开始了她新的生活。



段玲玲为婷婷换上新衣服

一间用玉米秆搭建起来的厨房,构成了父女俩的“家”。

据婷婷的婶婶介绍,今年61岁的完颜勤祥由于家境贫寒,腿脚又不方便,一直未婚,靠在元和观街上卖豆芽维持生计。1995年5月22日,完颜勤祥在去卖豆芽的途中,发现了丢在公路边的一女弃婴。“他看婴儿可怜,刚出生就被抛弃了,自己又是单身,所以就把女婴抱回家收养起来,并取名叫婷婷。”村民说。

从那以后,每次逢集卖豆芽,他就把小婷婷放在豆芽筐里用三轮车推着去赶集,然后,用卖豆芽挣来的钱买奶粉喂小婷婷。就这样,小婷婷在豆芽筐里慢慢长大了,村民都善意地称婷婷是“豆芽女孩”。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小婷婷就是这样,她非常懂事,刚几岁时就能帮父亲干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稍大一点,洗衣服、做饭等家务活她都抢着干。村民都说,完颜勤祥虽说一

辈子未婚,也算是有福了,亲生女儿也只是这样。

## “爸养我小,我养爸老”

婷婷性格内向,在与记者的交谈中,她多半是低头不语,眼里流露出与她年龄不相符的忧郁。她哭着告诉记者,多年来,一直都是她与养父相依为命,虽说日子过得苦,但也

# “风水”课进大学之辩

样的问题。80后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强烈的兴趣,但缺乏引导,自己开课旨在帮助学生科学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刚听说这门课时,还认为这不是在宣扬迷信吗?”该校建筑学专业大四学生小高说,听了一次课后发现讲课内容有些道理,比如建房时考虑“朝向”等问题,这实际上是在考虑房子与周边环境的和谐问题,“我觉得这就不应该是迷信”。

也有学生在听完课后提出,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将“风水”与“财富、利弊以及健康”联系起来,他们对房子的选址和装饰相当讲究,这些又谈不上有科学依据。

湖北省社科院研究员冯桂林认为,对于建筑风水究竟是科学还是迷信,目前在学术界还没有清晰的界定。不过,在社会主流人群不认同“风水”就是科学的情况下,高校开设此课应持谨慎态度。

不少选修的大学生并不能说清楚“风水”究竟是科学还是迷信,只是觉得好奇或是感到很有趣,所以就选修了这门课。

一位长期从事房地产的企业家

表示,其实圈里很多人都讲风水这套东西,能够让高素质的大学生接触这些传统的东西,有兴趣的甚至可以进一步研究,这应该是件好事。

到底是封建迷信复辟,毒害大学精神?还是不必大惊小怪,应予以包容?一时间,风水课成为高校内外热议的焦点。

## “风水”能否登上大学讲台

尽管“风水课”的争议热度不减,但不少高校学生对“风水课”表现出很强的兴趣。三峡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大四学生朱博林称,“如果我们学校开设这门选修课,我一定会去听的,我相信还有很多同学也会去听的”。

武汉某大学一位学报主编却认为,长期以来,由于风水传播渠道及实施形式与测字算命等常混为一统,在人们心目中,风水文化几乎等同迷信。这样的认识必然会让不少人对此门课充满怀疑。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师刘义昆认为,“建筑与风水”选修课引发争议,关键还是“风水”二字,倘若把课程名称改为“人居环境与建筑设

计”,应该不会有争议了。在他看来,“风水”进课堂一点都不可怕,大学也应该有这点兼容并包的雅量,在一个自由开放的大学里不会有迷信。

也有教师认为,如果为了“避讳”把“建筑与风水”改为“人居环境研究”之类,虽能避免争议,但只能证明此争议是个伪命题。与其让风水由于人们心照不宣地秘密操作而泥沙俱下,不如放在课堂上公开探讨“去芜存菁”。

“我很高兴终于有高校开设‘风水课’,且学生还比较感兴趣。”中南建筑设计院副总工程师郭和平表示,如今从城市规划到建筑选点,再到室内装饰布局,都会有风水的痕迹;研究风水,就是研究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他认为,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风水,取其科学的方面,剔除其迷信的色彩。

一位学生家长在获悉中南分校开设“风水课”后表示,风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从正常的渠道告知学生什么叫风水,让学生能科学地看待风水,是有益的。

## “风水课”的辩证法

苦中有乐。

虽然她是弃婴,养父家里也特别穷,但养父给了她双重的爱,跟同龄的孩子相比,她一样拥有快乐的童年。养父没有文化,却非常注重她的教育。6岁她就上了小学一年级,养父说,最快乐的事,就是看着她高兴兴背着书包去上学。

去年,养父不幸患了偏瘫,生活不但不能自理,家里也失去了唯一的经济来源。婷婷说,做人不能没有良心,养父靠卖豆芽把她养大不容易,她已经读初一了,虽说学习成绩优异,但她不能只顾自己,应该留下来照顾父亲,所以半年前就毅然辍学了。婷婷说,她刚出生就被亲生父母遗弃,但庆幸的是她遇上了好心的养父,给了她贫穷却快乐的生活,她感到很幸福。养父把她从小养大,在最需要她的时候,她决不会抛弃养父,一定要为养父养老。

## 大学毕业生伸出援手

从市文明办和市妇联获悉婷婷父女的遭遇后,家住市区周项路、今年大学毕业的段玲玲不但为完颜勤祥的善举而感动,更为婷婷知恩图报的行为而敬佩。段玲玲说,她想把婷婷接到家里来,她和家人可以从生活和学习上照顾她,并尽自己最大能力帮助婷婷。玲玲的想法得到了父母的理解和赞同。

10月27日完颜勤祥进敬老院后,段玲玲也与当天把婷婷接到了自己家里。“来,快试试,我刚给你买的新衣服和书包……”当日下午,走入新家的婷婷眼里充满了新奇和兴奋,换上新衣服后的她和之前判若两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终于使婷婷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段玲玲说,她非常高兴婷婷成为她们家的一员,她会像亲姐姐一样对待婷婷,照顾好她的生活及学习,使她能顺利地高中毕业。如果婷婷能考上大学,她会继续资助她完成学业。

据市妇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他们会尽快与相关单位结合,争取早日让婷婷踏入校园。

武科大中南分校有关负责人表示,传承、研究、创新本身就是大学的使命之一。开设《建筑与风水》选修课,关键是要对中国传统风水学思想进行扬弃,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古代风水学中的合理成分而不是盲从,进而树立起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观。

学校文法学院政治学与行政学大三学生林松认为,由于“风水”神秘化,成了一些江湖术士行骗发财的工具。与其如此,不如把这个问题作为一种社会文化进行研讨,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据了解,2005年秋中国建筑文化中心与南京大学易学研究所签了委托合同,委托该所代表中心开展“建筑风水文化”认证培训。由此也曾引发了一场关于“风水学说到底是科学还是迷信”的争论。与3年前完全一边倒的舆论相比,这次对风水课争论的两种观点却呈现出势均力敌的局面。

武汉一位高教问题研究专家表示,“风水课”之争的背后,大学也面临着“兼容并包”精神的直接拷问。关键能否将这些饱受争议的传统科学文化科学地讲授出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真正让赛先生(SCIENCE科学)出来说话。

摘自新华网